

从流离到安居——略论贵霜帝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王宏谋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 大月氏西迁中亚后, 逐渐实现了生活方式由游牧向定居的转化, 定居生活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 除了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外, 水资源的利用是关键。贵霜帝国时期建立了较为先进的灌溉系统, 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同时, 畜牧业作为另一个支柱继续存在。在此基础上, 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网络普遍建立, 实现了良性互动, 为贵霜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了丝绸之路的通畅和繁荣。

关键词: 贵霜帝国; 农耕经济; 灌溉系统; 交通网络;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261(2012)01-0115-03

大月氏人的中亚居地, 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是: 周围和中部是高山, 高山之间是盆地, 盆地周围是沙漠。在沙漠的边缘分布着无数绿洲或城邦。以帕米尔为中心, 向外辐射着五大山脉: 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和苏莱曼山, 它们还孕育着阿姆河、锡尔河、泽拉夫尚河、印度河和塔里木河等著名水系。同时在中亚腹地分布着许多大沙漠, 如里海与咸海之间的乌斯季乌尔特, 科彼特山脉和阿姆河之间的卡拉库姆, 将阿姆河下游地区与锡尔河下游地区分开的克孜勒库姆, 锡尔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半沙漠地带别特帕克达拉草原以及位于天山南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这些沙漠的周围, 在大河流域, 分布着著名的绿洲城市, 如布哈拉、撒马尔罕、花刺子模等。由于中亚处于大陆腹地, 常年干旱少雨, 所有绿洲的形成都受惠于从高山上融化的雪水和由此形成的几大河流。水是沙漠绿洲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依赖有限的水源从事生产的绿洲诸国来说, 要农业大幅度提高, 就必须引进能使耕地面积突飞猛进般扩大的高超的农业技术、先进的储水方法和灌溉措施”^{[1]76}。贵霜时期, 由于灌溉系统的快速扩展和灌溉水平的不断提升, 农业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手工业、商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大量游牧民族逐渐转入定居生活, 形成了新的城市文明的中心。

西迁的大月氏人在阿姆河南岸立足后, 就以分布在这里的绿洲为中心, 逐步统一并征服了另外四个月氏翕侯国, 形成了贵霜帝国的核心。贵霜统治时期, 泽拉夫尚河流域、卡

希克河流域及塔什干绿洲地带都在发展大规模的灌溉系统。

贵霜时期中亚的灌溉系统可分成两种类型: 地表水渠式和地下潜流式。

地表水渠式主要存在于大河流域的冲积区。这种灌溉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水渠引大河之水进行灌溉。其方法是先将水引进灌溉系统的端部, 在每个灌溉系统的端部通常设有一个城堡, 居高临下, 严格地控制水流的分配。为了适应供水系统的不断变化, 以前阔而浅的水渠(宽达20~40米)被后来窄而深的水渠所取代。考古发掘证实, 康居时代(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一条水渠残存部分的宽度就达20米, 而贵霜时期(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宽度一般为10~11米, 但都深得多。筑于公元3世纪的瓦赫河西北部扇区的祖伊巴尔水渠, 今天尚存宽18米高2.5米的堤岸遗迹, 遗址位于乌尔特巴兹地区, 延绵12公里^{[2]206}。据统计, 贵霜时期, 阿姆河与锡尔河下游地区的灌溉面积总量高达35 000~38 000平方公里。^{[2]208}

地下潜流式亦即引地下水灌溉的方法, 在地表水源有限的地区被广泛使用。其方法是先建蓄水池, “建这些微型蓄水池的技术相当简单, 其形状或者呈正方形, 或者呈椭圆形”, “水池的边用大圆石砌筑, 缝中填以泥炭。它们坐落在冲积平原上方的台地坡麓上。最大的水池为50×40米; 池壁高两米, 宽至一两米。通常在蓄水池的相对壁上开设小口, 位置高者为进水口, 低者为出水口, 将水排入灌溉网络”^{[2]208}。考之史籍, 这类灌溉系统实际上是我国古代新疆一带凿井取水之“坎儿井”的变异。《史记·河渠书》载: “武帝初, 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

收稿日期: 2011-11-08

作者简介: 王宏谋(1976—), 男, 甘肃灵台人, 讲师, 硕士。

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辄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到了元代，“穆锡地无水，土人隔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王国维经考证认为：“余谓此中国旧法也”^{[3]391}，这在沙漠绿洲中能有效防止水分的大量蒸发和浪费，是一种便利而有效的方法。贵霜人在接受这一灌溉之法后，又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加以改进。他们在峻峭山坡上溪流的主水渠口开凿隧道式的引水渠，并建造跨越峡谷或山脊间裂缝的导水管。这是对灌溉系统的提升和发展。

由于灌溉的重要性，对水资源的掌控就显得十分重要。希罗多德对古代中亚绿洲花刺子模的灌溉情况有详尽的记述：“在亚细亚，有一个四面给山环绕起来的平原，在这些山当中有五个峡谷……从这周边的诸山，有一条称为阿开司的大河出来。这条大河分成五个支流，在先前它们分别穿过五道峡谷而灌溉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民族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人的统治开始以来，这些人就倒霉了。国王封锁了山中的峡谷并用一个闸门把每一个山路给封闭起来，这样水既不能流出来，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因为水流到平原上来而没有泄出去的地方。结果以前使用这个河的河水的人们不能再用了，因而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波斯人在给下游开闸放水的时候，“在租税之外，还要征收大量的金钱”^{[4]245}。在撒马尔罕的历史上，外国入侵者试图摧毁瓦格沙水闸，从而迫使撒马尔罕投降的事件甚多。因此，这里始终驻扎着大量军队。据纳萨菲记载，在中世纪早期，瓦格沙由 4000 名士兵和 12 000 名武士守卫。^{[2]209}

贵霜时期水利工程的发展，归功于数百年来大规模修建灌溉系统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归功于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古代灌溉工程所使用的特殊的水利工程技术。如古代的花刺子模曾出现了一个由灌溉工程师和高级科学祭司组成的学派，一直存在到公元 7 世纪初屈底波征服花刺子模时，这一学派包括精通数学、水利工程、地图制作、天文、历法等等的专家，它对于广泛的水利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贵霜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大量田地的耕种，在中亚的诸河流域与农业绿洲产生了全面的灌溉经济，对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灌溉设施的发展和灌溉技术的提高，贵霜农业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在绿洲中，农作物栽种于人工浇灌的田地里；在山麓地带和山区，旱田农业得到了广泛发展；在河岸两边的天然湿地上，尤其是在阿姆河下游地区，有些农作物则栽种在半灌溉的农田中。农业的扩张导致了农业装备的发展及耕作技术的改善。在此期间，铁器首次得到了广泛引用。引进了新型农具，锄日益被犁所取代。农具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乃是装有铁犁头的木架犁的使用，这种十分有用的农具至今仍见于中亚的农业生产中。包括可耕地、果园、葡萄园在内的农耕面积的广大，表明当时犁的使用广泛。种植的作物多种多样，主要有谷类（粟、大麦、小麦）、水果（杏、桃、李子、葡萄、甜瓜）、饲料作物（苜蓿）和经济作物（芝麻、棉花）等。

公元前 2 世纪末至公元 1 世纪初的文献，提供了有关费尔干纳盆地古代农业制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大宛（费尔干纳）“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5]3174}。有这样一个适于定居的环境，就不难理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见其“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的真正原因了。

二

贵霜时期，中亚各地的农业绿洲并非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古代农业绿洲，尤其是具有充分供水的灌溉系统的中心地区，在农业方面是最为先进的。这些地区种植数种作物。而在不可能进行正规灌溉的那些地区，即在古花刺子模绿洲的外围地区和锡尔河、阿姆河下游地区，尤其是布哈拉绿洲的西北地区、卡尔希绿洲、塔什干绿洲及费尔干纳盆地，在拥有大片山麓地带和森林——草原牧地的这些地区，人们从事混合型的农业，除种植作物外，还饲养牲畜。

贵霜时期，牲畜饲养业在中亚古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它为农业和运输提供了拖曳家畜，为居民生活提供了肉、奶和乳制品，为手工业提供了毛料和皮革。根据书面文献和考古资料，贵霜帝国出产牛、绵羊、山羊、马和骆驼等，绿洲地区的居民在其居屋附近的畜棚中饲养牲畜，草原和山麓地带的居民在广阔的牧场放牧，山区居民则在山间草地放牧。说明中亚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半农半游牧的。养马业在费尔干纳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汉武帝遣李广利伐大宛，就是为了求大宛之良马。

在花刺子模，人们主要饲养牛和马；在布哈拉绿洲，绵羊、山羊和骆驼的饲养都十分普遍；在塔什干绿洲，饲养的牲畜品种较多。康居的公羊被视为高贵的动物；费尔干纳的马特别受人喜爱，大量出口到境外地区；巴克特利亚的双峰骆驼以善于驮运货物而著称于东方各地，适宜在跨越干旱沙漠的艰难商道上运输商品。

农牧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贵霜时代中亚经济的特色之一，乃是手工艺品生产的较大增长，在该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历史文化遗迹清楚地展示了当时高质量的手工业的各个分支，诸如制陶、金属加工、锻铁、纺织、珠宝加工等都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大城镇与小地方的居民，都同样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生产，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制作金属器皿和妇女饰品的工匠。诸如青铜器、烛台、镜子、手镯、耳环、戒指等，制作都十分精美。其中，陶器尤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存在大量的陶器制品，还有包括好几个陶窑的陶器加工场，品种繁多和形制各异的礼器与家常器皿均在这些炉窑里烧制。贵霜时期许多陶器均为制陶艺术佳品。

贵霜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冶炼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金属矿石、半宝石、宝石以及其他各种矿石都被正规地冶炼，采矿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中亚的东部地区。从文字资料获知，铁、金、银和软玉在费尔干纳与索

格底亚纳的山区中开采，银在艾莱克、铜在卡拉马扎尔、红宝石在巴达赫尚、青金石则在巴达克山地区生产^{[6]54}。其中有些矿产品和金属通过不同路径出口至境外。

农业和定居是紧密相联的，而房屋建筑则是定居的必要条件。在贵霜时期，房屋建筑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准。许多城镇都围以厚实的城墙，城墙上设有矩形塔楼，城镇和设防居地均按设计好的规划建设，具有非常清晰和系统的布局。许多城镇是中亚各个地区的行政和政治中心，建有王宫、神庙、工场和住宅，公共建筑物的规模通常都很大，王宫与城堡则建在高凸的平台上，周围绕以防御设施，宽大的厅室有高敞的天花板和厚重的墙壁，墙壁上饰有壁画和雕塑。中亚的筑城工程师为建筑技术作出了贡献。坚固的要塞城墙建造突出的塔楼加固，错综复杂的迷宫有多层小窗孔，乃是当时筑城艺术的主要成就。中亚的大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其他许多地方，构成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来自西亚、印度和中国各地的商人经常带着商队前来贸易。

三

在邈远的古代，贵霜帝国内便存在着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以中亚为中心，向东到达黄河流域，向南到达印度，向西到达两河流域甚至埃及，向西北则经里海北岸，经南俄而达欧洲。同时，中亚的各个农业区则与游牧草原地区进行活跃的贸易，沿着锡尔河的贸易道将费尔干纳的北方地区及古代赭时（今塔什干）与锡尔河的中、下游及咸海地区联系起来，成为这些地区的双向运输线。谷物、水果、手工艺品及武器沿着这条运输道运抵北方的游牧人那里；作为交换，南方的定居民则获得毛、皮、肉、乳品、牲畜及其他纺织原料。因此，锡尔河流域在此期间涌现了不少的大城镇。

贵霜时代在经济上突出的特点是国际贸易的广泛发展。贵霜的统治阶级因贸易而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千方百计保护商业。贵霜帝国地处东西方商道要冲，由西而东的传统陆上交通线是通过安息（帕提亚）到赫拉特（今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属赫拉特省）。在这里分成两条岔道：一条转弯直向南方，到达德兰吉安纳——萨迦斯坦；另一条穿过山隘和峡谷，到卡皮萨——贝格拉姆，再由此通向奥尔托斯帕纳（相当于现代的喀布尔），直达甘德哈的繁荣城市^[7]。在这条商路上，坐落着古代许多著名的商业城镇，如贵霜王迦腻色伽的夏都——迦毕试（贝格拉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考古学家陆续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属于贵霜时期的遗物：在城内发现许多来自中亚其他地区以及印度、罗马、埃及等地的青铜和金质首饰，还有大量精致的手工艺珍品，如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希腊、罗马的玻璃器皿及青铜和石膏雕像，腓尼基的玻璃容器等。这说明贵霜王国与东西方各地有广泛的文化和贸易联系^{[8]46}。南部海

上交通路线在公元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它从埃及的亚里山大利亚出发，穿红海，绕阿拉伯半岛向东，到印度码头（如位于印度河下游的港口巴尔巴里康，纳巴达河的巴里加兹等），从巴里加兹的陆上大道通向北方，直达巴克特拉。汇集在巴克特利亚（大夏，首都巴克特拉）的中国商品亦从这里运往印度，联系当时东西方文明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由印度港口北上转往“陆上丝绸之路”，通过巴克特利亚通向中国的。

当时，西方实质性的陆上贸易乃是与印度的交往。最方便的通道发自印度，经过塔克西拉、白沙瓦等城市，再沿着喀布尔河流域，进入巴克特利亚。在此，商人们改用船舶，沿阿姆河顺流而下，越过里海之后，再经过外高加索地区抵达黑海。从中国至地中海各地的丝绸之路有一条联结巴克特利亚与印度港口婆卢羯车的支道，它建立了与西亚各地的海上正常联系。当巴克特利亚与西方的接触由于国际政治的原因而中断时，这一支道变得极为重要。公元前127年前后，张骞发现巴克特利亚有一些竹制品和纺织品是经由四川运抵印度的。此外，从印度进口而来的物品还有象牙制品、宝石、珠宝以及其他饰品。中国则出口丝绸、软玉、漆器、兽皮、铁、镍等。另有证据表明，巴克特利亚的商人曾将货物运至罗马帝国内，再经中亚和中国进行贸易。罗马帝国和中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联系。“罗马的商货常由贵霜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过巴克特利亚运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五河流域的贵霜王朝在中国和埃及之间起到了商业桥梁的作用”^{[9]48}。

参考文献：

- [1] 余太山. 西域文化史[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
- [2] 雅诺什·哈尔马塔. 中亚文明史：2卷[M]. 徐文堪，芮传明，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 [3]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4] 希罗多德. 历史（上册）[M]. 王以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赵汝清. 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 [7] 彭树智. 阿富汗与古代东方文化交往[J]. 历史研究，1994(2).
- [8]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 [9]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刘小兵〕